

清代费密蜀乱诗与家国记忆研究

李博涵 陈雨欣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西南民族大学, 中国·四川 成都 610225

摘要: 明清易代之际, 蜀地饱受战乱侵扰, 费密作为这一时期蜀地典型的遗民诗人, 其诗歌通过微观叙事还原了蜀地历史场景, 实现了个人记忆向民族文化记忆的转化。本文以费密蜀乱诗为研究对象, 重点探讨其诗歌在地域文化传承、遗民精神表达、“以诗存史”文学特点层面的独特内涵, 以及诗作承载的家国情怀与当代价值。研究发现, 费密的诗歌融合了江南和中原遗民文学的特点, 凝练出温和厚重的遗民精神, 是明清时代遗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以诗存史”的创作, 不仅传承了中华诗史交融的文化传统, 推动地域文化融入中华主流文化, 还为当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家国情怀的培育提供了珍贵参考, 有着跨越时代的文化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 费密蜀乱诗; 家国记忆; 地域文化

A Study on Fei Mi's Poems on the Sichuan Uprising and National Memory in the Qing Dynasty

Li Bohan, Chen Yuxin

Schoo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ina Sichuan Chengdu 610225

Abstract: During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Shu region endured prolonged warfare. As a representative poet of the surviving literati in this period, Fei Mi used his poetry to reconstruct historical scenes of Shu through micro-narratives, bridging personal memory with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This study examines Fei Mi's poems on the Shu turmoil, focusing on their unique contributions to regional cultural preservation, the expression of the surviving literati's spirit, and the literary principle of "preserving history through poetry," while also exploring the patriotic sentiments and contemporary relevance embodied in his works. Research reveals that Fei Mi's poetry integrates elements of Jiangnan and Central Plains literati traditions, embodying a gentle yet profound spirit of resistance that makes it a vital component of Ming-Qing literati literature. His practice of "preserving history through poetry" not only carries forward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blending poetic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s but also facilitates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s into mainstream Chinese culture. Furthermore, his works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for innovating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nurturing patriotic sentiments, demonstrating enduring cultur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cross eras.

Keywords: Fermi's poem on the Shu rebellion; Memories of home and country; Regional culture

0 引言

明清易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时期, 社会结构剧烈变动, 战乱席卷南北, 各地的离乱记忆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的民族集体记忆。费密作为明清易代之际的蜀地遗民诗人, 其一生与蜀地紧密相连。青年时期他亲身参与抗清, 经历了蜀地的动乱; 中年时期虽流寓东南, 仍然以笔墨记录故土回忆。

其诗歌创作兼具纪实性与思想性的特点, 结合一生丰富的人生经历与见闻, 蕴含着鲜明的地域特征与深厚的文化价值。费密现存诗集主要有《燕峰诗钞》《费氏诗钞》《鹿峰集》《燕峰集》四种, 各版本在收录数量、流传范围上各具特色。其中《燕峰诗钞》为核心传世诗集, 存有怡

兰堂丛书本和二自山房本两大版本系统。怡兰堂丛书本由唐鸿学于民国9年(1920)刊刻, 收录诗55首, 流传较广; 二自山房本依据乾隆年间钞本整理, 1964年抄录传世, 存诗315首, 涵盖游览、题咏、赠答等五类题材, 更接近诗集原貌, 也是本次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费氏诗钞》由含澈于咸丰六年(1856)在新繁龙藏寺刊刻, 为四卷本家族合集, 收录了费密诗52首。而《鹿峰集》《燕峰集》均已亡佚, 仅从《池北偶谈》《明遗民诗》等文献才知晓其存在, 前者为费密赠王士稹的百余首诗作, 现存23首选诗; 后者是诗文合集, 存诗序及部分散佚诗作。费密生前因家贫未刊刻自身诗集, 仅抄录留存, 其诗集的刻印与整理始于后世, 咸丰六年(1856)《费氏诗钞》首刻, 民国

9年(1920)《燕峰诗钞》怡兰堂本刊行,1964年二自山房本整理传世,经考证,现存可确认的费密诗歌共计300余首,各版本的流传与补辑,为梳理其诗歌创作轨迹与思想内涵提供了坚实的文献支撑。

1 明清易代背景下的费密与蜀地的关联

1.1 蜀地战乱空间与社会图景

明清易代不仅是政权更迭,更是地域空间秩序的重构,持久战乱重塑了蜀地社会面貌,也成为费密蜀乱记忆的核心来源。

首先要想到张献忠乱蜀带来的毁灭性冲击。据《明史》^[1]记载“川中自遭献忠乱,列城内杂树成拱,狗食人肉若猛兽虎豹,啖人死辄弃去,不尽食也。”张献忠大西政权败亡后,蜀地农田荒芜,城市焚毁,人口锐减,给蜀地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生存压力与资源匮乏局面。

其次不可忽视的是南明势力对蜀地的持续侵扰。张献忠败亡后,南明孙可望、李定国等势力割据蜀地,未施安邦修复之策,反将蜀地当作云贵屏障,实行暴力统治,肆意掳掠乡里,百姓被迫避居山谷、流离无归,进一步加剧了蜀地政治失序与民生困顿。

从空间生产视角来看,战乱彻底改写了蜀地的社会特质与文化记忆。城池荒芜、流民四散、生计凋敝的现实,成为费密诗歌创作的底色与灵感来源。此时的蜀地已超越单纯地理范畴,成为战乱重构下饱含创伤记忆的社会空间。

1.2 蜀地记忆与文化场域的密切联系

据《费燕峰先生年谱》及费密诗文可考,蜀地战乱是其确立蜀人身份、扎根乡土情怀的关键节点。《年谱》载“崇祯甲申,流贼张献忠犯蜀,密年二十,为上书巡按御史刘之渤,言四事:练兵一、守险二、蜀王出军饷三、停征十六、十七两年钱粮。四、仓卒未果行,贼遂陷成都。密辗转迁避,得不遇害。”^[2]这段惨痛经历让“蜀人”从籍贯标识,化作深入心底的精神归宿。

避乱途中,费密主动投身乡邦保卫,曾在茂州协助团练、设伏御敌,保全一方安宁。他以实际行动践行蜀地士子的担当,愈发坚守乡土身份。流离之苦并未割裂他与故土的联结,即便晚年漂泊东南,蜀地始终是其精神根脉所在。

2 集体记忆叙事与情感表达

2.1 个体微观叙事中的典型意象描绘

个体微观叙事以个人经历为切口,以具象风物折射时代变局。费密立足自身流离际遇,捕捉蜀地山水、栈道、乡居等典型意象,以小见大,将个人记忆转化为时代缩影。

《朝天峡》^[4]云:“一过朝天峡,巴山断入秦。大江流汉水,孤艇接残春。”以极简笔触勾勒秦巴分界的险峻山势,大江奔涌的宏阔景致与孤艇残春的幽微心境形成对照,以小衬大,尽显蜀地山川雄奇苍茫的气质。蜀地雄山阔水涵养了蜀人坚韧刚毅、豁达进取的精神品格,也成为费密人格与诗风的滋养根基。

费密以亲身经历描摹蜀地实景,借栈道、巴山、大江等意象还原乱世士人的生存境遇与内心起伏,让个体琐碎记忆成为观照明末清初蜀地历史的独特窗口。

2.2 集体记忆中的具象化情感表达

除山水风物外,对战乱惨状、民生流离的具象书写,是费密诗歌“以诗传史”的重要体现。

《游青原山里智公塔》^[5]“山河百战埋金甲,烟月三年度石门”,以沉郁笔调写兵戈不休、山河残破之景,战事连绵、金甲沉埋,道尽战乱对乡土的持久摧残,后句由时局转入身世,叹战事未歇、年华老去,以个人暮年之悲折射时代之殇,真切还原民生流离、社会崩坏的乱世图景。

《饮马长城窟行》^[6]“边地三十年,乱发垂霜雪。妻子生不来,枯骨抱呜咽”,直白描摹戍卒久役不归、家人悲泣断肠的场景,语言质朴却直击人心,深刻揭露长期战乱带给底层百姓的生死别离之痛。

《北征》^[7]“于时正凛烈,北风伤肌肤。老父方多病,乘牛取长途”,以寒冬北风、衰病老者骑牛逃难的写实画面,再现乱世民众被迫迁徙、颠沛求生的惨状。诗人以亲身见闻入诗,不事雕琢却情真意切,既饱含对苍生的悲悯,也为考证明末蜀地战乱与民生实况留存了珍贵诗史史料。

3 费密诗歌中地域文化与共同体视域的精神联结

3.1 蜀地文人在流离中的坚守与身份认同

明清易代天崩地坼,战乱流离催生大批遗民士人。根据卓尔堪选录《遗民诗》^[8]记载“其刚烈清正之气,大则发为死事之忠臣,次则蕴为肥遁之志士。”可见,该时期遗民情怀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以顾炎武、屈大均为代表,坚守气节、积极抗清;一类以方以智等为代表,避世逃禅、隐居自守。费密与两类遗民皆有交游,却不盲从趋同,在流离中始终坚守蜀地文人的身份气节,形成独有的人格特质与精神坚守。

3.2 “以诗存史”的刚健沉郁与家国忧思

以地域划分,明清遗民文学可分为江南、中原、蜀地三大脉络。江南遗民文学风格含蓄冲淡,多以淡景寄寓故国落寞与繁华散尽的孤寂;中原遗民文学则笔力苍劲、意

象刚健，风骨孤高凌厉。

费密身处蜀地，兼容南北诗风特质，其遗民诗作既有江南文学的沉郁苍凉，又兼具中原文学的雄健骨力。他跳出偏激悲感的狭隘抒写，在家国之痛、民生疾苦与文化坚守之间达成平衡，成为明清之际兼具南北气象、包容内敛的遗民诗人代表。其《朝天峡》^[4]后半篇“暮色愁过客，风光惑榜人。明年在何处？杯酒慰艰辛”，融山川壮阔与身世茫然于一体，写景恢宏、抒情含蓄，尽显蜀地遗民扎根乡土、心怀家国的文化坚守。

3.3 乡土情怀向民族精神的升华与彰显

费密蜀地遗民诗作为地域文学典范，将乡土记忆升华为民族家国情怀。他以蜀地山水为载体，以离乱经历为底色，把个人身世之悲、乡土沦陷之痛，拓展为对文脉存续、民族气节的坚守。这种由乡土到家国、由个体到共同体的精神升华，使其诗歌超越地域局限，具备了普遍的文化精神价值。

4 费密诗歌创作的时代价值

4.1 “以诗存史”的特征和史学价值

本文对费密相关诗词进行了细致地分析与研究，通过对其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在蜀地的诗词创作，我们可以总结出费密的诗歌是具有“以诗存史”的特点的。

费密诗作鲜明呈现“以诗存史”特质，兼具文学审美与史料价值。题材上分为写景与记事两类：写景之作精准复刻蜀地山川风貌，《朝天峡》《栈中》勾勒巴山栈道、大江绝壁的地域景观，留存明清蜀地自然人文风貌；记事之作聚焦离乱现实，以战乱、戍卒、流民为书写对象，真实还原政权更迭下蜀地的社会动荡、民生苦难。这些诗作以文学笔法实录历史，为明末巴蜀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提供了鲜活文本佐证。

4.2 家国记忆与共同体意识的传承与发扬

在诗词文化意义之外，费密诗歌也拥有重要的现当代价值。其一，以具象意象与真挚情感诠释家国情怀，为当代气节品格培育、爱国情怀涵养提供经典文学范本。其二，“以诗存史”的创作范式，为巴蜀本土文化挖掘、文史整理与文脉传承提供借鉴，助力地域文化认同构筑。其三，其诗作坚守传统诗词审美，立足现实抒发真情，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活态传承、古为今用提供了可行路径。

费密扎根乡土、以诗寄史的创作立场，印证了地域叙事与民族精神的内在融通；其兼容南北、温和沉郁的诗风，也为平衡地方特色与民族文化共性提供了典范，助力中华文脉代代赓续。

5 结语

费密的蜀乱诗，不仅是明清易代之际蜀地士人心态的缩影，更是地域文学与家国记忆深度互融的关键样本。其诗歌通过微观史叙事的方式来反映历史，为后世研究明清易代文学、地域文化传承及历史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文本佐证与支撑。这种凝练了遗民精神与家国情怀的“以诗存史”特点，在连接传统与现代、沟通地域与民族的过程中，彰显出跨越时空的学术价值与深远的现实意义，更为当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家国情怀的培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

参考文献：

- [1]（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明史·卷三百九 列传第一百九十七》《二十五史系列》[M]. 中华书局，1974: 7977.
- [2]（清）费冕编.《费燕峰先生年谱》清钞本卷四.
- [3]（清）费冕编.《费燕峰先生年谱》清钞本卷一.
- [4]（清）卓尔堪编，萧和陶点校.《遗民诗·卷第六·费密·朝天峡》[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379.
- [5]《燕峰诗钞》二自山房本卷一，第 18 页.
- [6]《燕峰诗钞》清康熙杨岱抄本（上海图书馆藏）上卷第 2 页.
- [7]《燕峰诗钞》清康熙杨岱抄本（上海图书馆藏）上卷第 7 页.
- [8]（清）卓尔堪编，萧和陶点校.《遗民诗·序》[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1.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S202610656163）资助。

作者简介：李博涵（2007.02-），男，汉族，河南省浚县，本科，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师范。